

列傳

伯夷 管晏 老子 韓非

司馬穰苴 孫子吳起 伍子胥

仲尼弟子 商君 蘇秦 張儀

樛里子甘茂 穰侯 白起 王翦

伯夷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張儀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管仲安列傳

孫臏吳起列傳

商君列傳

樞墨子甘茂列傳

老子韓非列傳

伍子胥列傳

蘇秦列傳

穰侯列傳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太史公曰 宋本提行

一頁上七引

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伯夷列傳第一

西川中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此異人也 宋本作義

一曰下三折

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

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

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

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

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卽柳下惠弟也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

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

明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

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

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

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

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蟠曰

猶言龍從雲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

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及古則

石可移教 宗子依勝

二五上三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卽柳下惠弟也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

史記六十一終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叙鮑是褒叙
管金是貶持
不易考百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

馬國圖印

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及坵，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我因而字之
仲字事法凡金
是也其行假
為名也

敬言人不可
耻之在言外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

既已 宗在作改以

在縲紲中 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

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

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日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
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
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
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
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
及坵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
而有晏子焉

我因而字之
仲字季法見金
星在行假
為名如

敬言人不可以
駐在言外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
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
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
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
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詰於不知已而
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
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
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

以求去也。皇覽曰晏子家在臨菑城南淄水南桓公冢西北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

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之為人則以忠法叙此一事正史於身礼士使人思之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及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

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

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玉乃稱霸哉語曰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

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

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

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六十二終

西川史局

史記六十三

西川史局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

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

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

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

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

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

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

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

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

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

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

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

非也世莫印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

于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

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

學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

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曰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

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

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良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

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

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

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

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

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

京人也宋史作荆人二五上十一

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

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各關令子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

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

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

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

於段于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

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

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

學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

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

地理志曰蒙縣屬梁國

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

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

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

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

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

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

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

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

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

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

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

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

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

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

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

之人急則用介冑之所養非所用非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

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

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

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

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

而以世取而害不保也歸方本同

有過端而說者明

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

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

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為為也故說者

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

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

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

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

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
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節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
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
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
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
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
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
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
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
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
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
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
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
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
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
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

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入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入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

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適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

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

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

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旣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旣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

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也賈也人軍中襄直曰將主軍令有折不受魏武帝曰苟使不拘君命問軍正曰

宋書作此三軍法何注曰一在軍中一在軍外

穰苴曰君之使不

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駿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

是也若不美知成
功矣校首以何
暇持漢記之

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

本報失在...
善後...
...

是已不...
功...
...

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六十四終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平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刑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且益下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

乘騎 宗本以騎乘 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 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

得志自百大
其深其所以
吳起之

求將論
見其名也

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贊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諡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如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

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

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橫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

橫令 宋本有

死宗室大目作爾正巧步走

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六十五終

魏川屯鳳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魏川屯鳳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能... 人... 下人者

時叙奢... 其... 其...

無忌伯... 後... 實...

人殺是正能心
下人者

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
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橫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
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
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及悼王
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
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
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
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
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
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六十五終

藝川世鳳
氏書

史記六十六

藝川世鳳
氏書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
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
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
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
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
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
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
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
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
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時叙奢員以
其死故先舉
其尤顯于海

無忌伯駘之
漢世在全用
實事校能深

傳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

彼見求之并禽

宋平公

為人剛戾忍詢

火候

能成大事彼見求之并禽其

一

召二子

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

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

終爲天下笑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

傳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負爲人剛戾忍詢火候能成大事彼見求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

終爲天下笑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旣就

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

烏還反

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

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旣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旣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旣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

乞食

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

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

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

誥亡奔吳

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誥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誥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

孫伯誥奔吳也

吳亦以誥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

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

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誥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及二將軍因欲至

潛宋本作潛

以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

潛縣有天杜山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

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

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

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

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

巴卯楚昭王

索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

豫章在江南

取

子

常

都

楚

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

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

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

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

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

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

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

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

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

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

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

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

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

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

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及二將軍因欲至

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古

國阜陶之後所封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案左傳楚公子

潛縣有天杜山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豫章在

各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

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

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

公孫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都已卯楚昭王

史記卷六十六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音云郢公弟

謂隨人曰宋本無謂字

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

不與王始伍負與申包胥為交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
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
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
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
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
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

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郢外會吳王久留楚

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

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

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為堂谿氏

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

取番普寒反又音婆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楚地音若當是時吳以伍子胥

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

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

反楚良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

父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

越於夫湫音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

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子正有功案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音云郢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
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
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
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
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
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
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
申包胥走秦告急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
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

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郢外會吳王久留楚

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

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

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為堂谿氏

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

取番普寒反又音婆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楚地名音若當是時吳以伍子胥

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

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

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

父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

越於夫湫音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

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十有功案

三字深于齊
以徐耐事去
故心於仇目
尚不以虛越

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
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
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
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
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
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
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
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
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
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遺
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
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
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
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
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復疆諫沮反自呂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
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
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
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
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
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鏃鏃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
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
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

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

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楛形 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 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

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

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

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

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

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

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

徐廣曰：鄢，川鄢陵是。 號為

白公。

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 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

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

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

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

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

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

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 負楚惠王亡走昭夫

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

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

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

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

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

也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夫於邪僻文過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 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

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置而樂在其中賜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

來子

什柳

下惠季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益柳下惠之行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

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

西川忠國氏書

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

也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夫於邪僻文過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嗻鄭玄曰子路之

行失於嗻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

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焉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

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唯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

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

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

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

下惠季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大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

亞川忠同氏書圖南出

大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

故以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安

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筆曰用已而後回年二十九

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

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

遷怨何晏曰此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

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之言不仕大夫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

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那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

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

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

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目專子華

子乘大夫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目專子華

子乘大夫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目專子華

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

故以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安

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回年二十九

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

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

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此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

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

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

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

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

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

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

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

千乘大夫故曰百乘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目專子華

子華

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少孔子

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阬直冠雄雞佩玃豚冠以雄雞佩玃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

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道之以德使民信之然請益曰

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

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釋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

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

復有聞不得並行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

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孔安國曰不衣敝緼袍孔安國曰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

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

臣矣孔安國曰言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

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寬以正可以比眾音臯言

正眾必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

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

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惺之邑宰蕢賸乃與孔

惺作亂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

是為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

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

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

子以力知知

宋中百子

三言下月

長月

貢為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

鄭玄曰

利口辯

賁賁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賁賁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賁賁懼乃下石乞壺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

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侍衛故侮慢之人

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

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肯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言汝安則為之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墜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

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

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

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

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簠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

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

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

治子下宋皆有若字

四上十新

必與聞國政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賁賁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賁賁弗

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賁賁懼乃下石乞壺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

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

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

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

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

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

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肯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

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

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

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

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

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

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

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股曰璉周曰簋簠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人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

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

而好禮

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

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

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

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

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

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

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

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

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

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

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

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

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

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

若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

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

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

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

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

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

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

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

案 字 按

五十五

而好禮

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

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

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

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

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

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

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

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

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

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

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

而君

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

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

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

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

貢曰君案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

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

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

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

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

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

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

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主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微結其志王肅曰微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

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救以亡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

有報人之意宋本作志 志宋本作志 五下不列 取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

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

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膚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結其志。王肅曰：敎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

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墟。音莽莫朗反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

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其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

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

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

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

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

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少孔

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

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績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

子曰商始可與

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

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

盼

宋本係盼 注同

七云上也

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

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

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

又貌此上二句

史記六十七

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

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

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

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

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

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

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績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

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

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之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

史記六十七

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

張問干祿 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 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

不疑猶慎言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 言寡尤行寡

困 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 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

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 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象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夫然矣 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在輿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 子張書諸紳 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張

相見 字亦相休想 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

匡必聞在家必聞 謝玄曰言士之所居其能有名譽 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 在國及

家必達 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

者之色行之則違安 居其僞而不目疑 在國及家必聞 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

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 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 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

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卿大夫 包氏曰言其公且方 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必不齊字子賤 孔安國曰魯人 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 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而行而學 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

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

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 鄭玄曰魯人 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

道穀 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國無道穀恥也 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子思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 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 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弗知也 鄭玄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

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

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

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象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相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子張紳大帶也子張

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

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居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

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

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目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

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

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及命於孔子曰此國

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

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

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弗知也鄭玄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

結駟連騎排藜藿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

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

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也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

索也繼紲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南宮括字

同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捉殺之因其室而生彘彘多力能陸

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

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

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公皙

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

嘗仕曾蒧音哲字哲孔安國曰哲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暮

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顏無繇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子嘗各異時事

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棹孔子曰材不材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商瞿魯人字子

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弘

傳江東人矯矯又音橋子庸疵自後反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

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同傳菑

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

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

羔為費邸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就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

結駟連騎排藜藿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

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

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也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繼之中孔安國曰累繼黑

索也繼繼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南宮括字

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捉殺之因其室而生羿多力能陸

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

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

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公皙

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

嘗仕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暮

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嘆曰吾

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顏無繇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

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商瞿魯人字子

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弘

傳江東人矯矯又音橋子庸疵自後反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

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同傳菑

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

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

羔為費邸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孰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

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慝遂已非而不知窮也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孔子使開仕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公伯僚字子周馬融

曰魯人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

信讜志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

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司馬耕

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

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

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

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

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

人問智曰知人鄭玄曰魯人有若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

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

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

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

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

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噉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

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

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

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冉子與之粟

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

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

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

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

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梁鱣

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

六歲鄭玄曰魯人也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曹卹字子循

少孔子五十歲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字子石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

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右冉季

子之鄭玄曰魯人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漆雕哆

顏高字子驕漆雕徒父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魯人

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公良孺

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顏祖字襄

單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句井疆鄭玄曰衛人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燕伋字

同見於左傳
字子之
字子之
字子之

及古則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

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

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曰庾冉子與之粟

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

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

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

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

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梁鱣

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

六歲鄭玄曰魯人也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曹卹字子循

少孔子五十歲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字子石

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

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右冉季

字子產鄭玄曰魯人公祖句茲字子之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漆雕哆

赤者反字子斂鄭玄曰魯人顏高字子驕漆雕徒父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魯人公良孺

曰秦人商澤家語曰字子秀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公良孺

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

鄭玄曰魯人奚容箴字子皙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顏祖字襄

鄒單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句井疆鄭玄曰衛人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曰罕父黑字索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燕伋字

思鄭玄曰鄭國字子徒鄭玄曰秦非字子之鄭玄曰施之常字子恒顏

字子聲鄭玄曰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原亢籍家語曰名樂欬字

名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顏何字冉鄭玄曰公西輿如

魯人狄黑字魯人孔忠家語曰忠字子公西輿如

魯人四歲字子上鄭玄曰魯人

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

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

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史記六十七終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

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

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

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

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

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

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

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

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

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七

名

歲

十一百石

狄黑字

四歲字

孔忠

顏何字

公西輿

樂欬字

仲會字

思鄭國字子徒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施之常字子恒顏噲

字子聲鄭玄曰魯人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原亢籍家語曰名樂欬字

子聲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

狄黑字皙 邾異字子斂鄭玄曰魯人孔忠家語曰忠字子公西輿如

字子上 公西歲字子上鄭玄曰魯人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
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
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史記六十七終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
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
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
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
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
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
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
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
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
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

西川中鳳
氏書同甫

西川中鳳
氏書同甫

為才而任用日
又不謂其能為
國禍而殺之也

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
季公季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季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季公怒景
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
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季公益愈然而未
中旨罷而季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
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季公季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季公謂
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
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季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
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
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
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季公既用衛鞅鞅欲

變法恐天子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
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
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
循其禮季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
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

隱天子議已
五霸朝
宋中作偽
二五上ハ

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
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

法不彙者老竹注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
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
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
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季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

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
季公季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季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季公怒景
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
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季公益愈然而未
中旨罷而季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
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季公季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季公謂
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
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季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
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
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
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季公既用衛鞅鞅欲

變法恐天子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
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
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
循其禮季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
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
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
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
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
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
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
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季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

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

率

宋中法似率

二七五之三

闕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末利及急而貧者舉以為收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甚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刑耳
此非自法也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斗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峽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

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
 功者各以率律音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
 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
 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
 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
 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
 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
 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甚年秦民之國都言初
 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刑百
 此非自任也

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
 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
 議令於是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
 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
 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
 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
 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
 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坳之
 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
 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

史記卷六十八

帝王之業也。季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

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

之欵關請見韋昭曰欵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

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聲音自勸也此五

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

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

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

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也而

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

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

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

持矛而操闕所及戟者徐廣曰一作祭屈盧之勁矛于將之維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

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

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

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

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

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

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

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

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思其人也于印而破魏

宋本多反此字歸方本同賊入魏弗歸

北出擊鄭

莫如商鞅及者五名上十一行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

曰京兆鄭縣也

徇曰莫如商鞅者遂滅商君之家

與太子有節去而
向秦王一旦捐賓
客之怨仍不殺
懷揚其之
言於之官而
志

之歛關請見韋昭曰歛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

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聲音自勸也此五

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

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

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

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也而

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

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

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

持矛而操闕所及反戟者徐廣曰一作祭屈盧之勁矛于將之維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

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

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

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

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

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

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

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

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

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

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出擊鄭徐廣曰

鄭曰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

與太子... 同秦王... 定之... 棟... 志...

徇曰莫如商鞅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季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發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于其目。其言曰。名於秦有以也夫。

君發 宋李休士法

石台乃方り心注

新序論曰秦季公係峭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君發令。以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良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信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許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信而不親信也籍使季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喻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藏諸甘棠之詩是也官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魯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淵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遺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史記六十八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穎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

漸字係字後
字字字字
括出秦之人品
至見六夫

氏書
氏書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係峭剛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君發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疎，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信，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信，而不親信也。籍使季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喻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藏諸甘棠之詩是也。管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魯仲孫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餘，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史記六十八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穎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

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
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

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

氏圖

史記

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

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

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

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

城方二千餘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

數年南有利不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

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

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

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

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

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

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

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

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

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

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

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

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

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

以要趙國

四說

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

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

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

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

其川滹沱鄭玄曰滹沱出幽城城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

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

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

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

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

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

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

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

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

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

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

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

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

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

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

此以親趙則國
安矣

四教世之四教
也

史記六十九

此以深法難說
為外法主

宋本作湛卷

此方在毛湛字

六據衛取湖卷

丘權切

則齊必入朝秦

曰常山有蒲吾縣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音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

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
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
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
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
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
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
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湖丘權則齊必入朝秦
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
曰常山有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
蒲吾縣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
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
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
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
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
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
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
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眾
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
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

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音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

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

恐惕切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

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

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

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

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其道，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

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

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

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

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

千溢，宋中作鏡。

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以約諸侯。是時周天

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

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

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

地方九百餘里，帶

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少府時

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皆射六百步

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

趙涉河漳博關

三五下十

宋中作鏡

其道趙涉河博關

東郡有博平縣

于軌反 宋中作切

廣曰召陵有陘 地方九百餘里帶

甲數十萬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

力距來者 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

之外 韓卒超足而射 百發不暇止 遠者括蔽洞胸

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音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

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

恐愒切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

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

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

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

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齊到博陵。

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

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

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

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

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以約諸侯。是時周天

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

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

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

東有宛於素切穰干軌反洧，水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山，亭密縣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

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少府時

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皆射六百步

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

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

韓宣惠王新國其

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

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

棠谿

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

墨陽

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

合賻

音附徐廣曰一作伯

鄧師宛馮

徐廣曰榮陽有馮池

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治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劔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子作劔一曰龍淵二曰太阿

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徐廣曰陽城出鐵

革抉

徐廣曰一作決

咬音伐

之勇被堅甲蹀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

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

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

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

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

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

臂瞋目按劔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

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

曰在陳汝南許郟

徐廣曰在穎川於德切

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郟

地理志穎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郟

縣南陽有

東有淮潁黃棗

徐廣曰在宛句

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

酸棗

徐廣曰棗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

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月夜行不絕輪鞞殷殷若有三軍

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

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

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

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

于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

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國武士二十

大王之國

宋存作在

五頁上末行

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

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

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

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

合賻音附徐廣曰一作伯

鄧師宛馮徐廣曰榮陽有馮池

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

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劔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子作劔一曰龍淵二曰太阿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革抉徐廣曰一作決伐音芮無不畢具以韓卒

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

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

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

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

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

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

臂瞋目按劔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

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

曰在陳汝南許鄆徐廣曰在潁川於德切

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郟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郟

縣南陽有新都縣

東有淮潁煮棗徐廣曰在宛句

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

酸棗徐廣曰榮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

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轉殷殷若有三軍

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疆虎狼之秦以侵

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

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

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

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

牧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國武士二十

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劔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蒼頭二十萬

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

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

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

疆秦之勢以內劫其王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

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

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

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河北有勃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

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

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

博蹋徒獵切鞠求六切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菑之

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

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

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

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

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

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

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陽晉封陵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此四國言其險秦不能守立秦不能守立秦不能守立秦不能守立

此四國言其險

秦不能守立

身支

五五下

宗

以內劫其王

宗

蔓奈何毫釐不伐

無彊秦之患

魏王曰寡人不肖

國從因東說齊

海此所謂四塞

三軍之良五家

萬矣臨菑甚富

塗車轂擊人肩

氣揚夫以大王

竊為大王羞之

衛陽晉之道

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青帶劔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蒼頭二十萬

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

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

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

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王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

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

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

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

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

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

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

博蹋徒獵切鞠求六切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菑之

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

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

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

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

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

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

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陽晉封陵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此國言無不立
秦不能言立
主事欲說韓
魏而西故也

此其所以地說

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音切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

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

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

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

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

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徐廣曰今之武陵也巫郡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

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燭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郟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收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郟陽今之順陽乎一

本北有汾陘之塞也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

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

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徐廣曰今南郡宜城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

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

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

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

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

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

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

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虎狼

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疆秦之威以內劫其

此以勢不兩立

史記卷六十九

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
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
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
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及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

國以危矣

以事奉秦也

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

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

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

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

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

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

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

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

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

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

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

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

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

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

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

此家語狀其言推不其下二說詞而義自見矣

六國之眾

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

譙周曰蘇秦字季子

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

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

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
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
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
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及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
以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
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曰洛切今主君
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
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
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
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
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此表活狀其
言推不必更
下一段詞而
自見夫

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
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
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
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
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
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
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
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
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
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

此六國之罪

蘇秦不志小
深謀也

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本草經曰鳥頭一名鳥喙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

叙其鄙陋

危

客來作王歸古本曰九石上之

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

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季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

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

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不食

鳥喙者本草經曰鳥頭一名鳥喙

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

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疆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

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

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

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

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

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

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季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

曰足矣蘇秦曰季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

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

叙其鄙陋

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
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
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
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
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
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
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
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
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
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
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割故云殊齊王

三秦漢書

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
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
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徐廣曰一作先
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
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
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
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
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
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
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秦仇讎以伐援國非
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
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

夫人王語四人對
之

世代焉

寡人舉國委子封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
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
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
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一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
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
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
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
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
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
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
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

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
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
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
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
是燕主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
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
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
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
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
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
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
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

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深以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

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

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

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

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

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

趙燕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

燕趙棄齊如稅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

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

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

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

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

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

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
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而

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郢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

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汶音貧乘夏水而下江五日

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

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

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

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

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絲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

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成臯也乘夏水

浮輕舟彊弩在前鏃徐廣曰由丹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

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

陸攻則擊可為水攻則威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

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

句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

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

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

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音阨徐廣曰鄢江夏鄢縣均一作灼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

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宛陵有林鄉重

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

以河... 寫字...

十三...

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
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而

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

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汶音貧乘夏水而下江五日

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

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

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

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

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

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成臯也乘夏水

浮輕舟彊弩在前鈇徐廣曰由丹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

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

燕虛長平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

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

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

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

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

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音阬徐廣曰鄢江夏鄢縣均一作灼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

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阬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范陵有林鄉重

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

謹石 宋本作離石

十二至下一行

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
謂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

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

適楚者曰以塞郢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

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

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改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

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

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

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

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

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

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

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笑曰

之攻

子始與

於於是之

者數

不為

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郾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笑曰

之攻者

子始與

於於是之

者數

不

燕者曰
參郢阨適

不能約能

年高

其人首肯始陳其行事其神氣母命醫藥惡毒誦
其言默之昔昔樹之蘊秦大翰秦賦司國事六國皆歸此其皆
蘊秦婦人聞以天下其笑之精也其亦蘇甘言蘊秦矣吳是流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

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

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壁共執張儀掠笞數百

不服音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

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

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

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

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

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

蘇川世鳳
氏書向南甫

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音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尺

一之吉陸相曰治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

日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直讀為苞黎各來告急於秦秦

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

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

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

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

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

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

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

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

尺一 多如仙段尺

二五上末

日攻擊

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直讀為苞黎

各來告急於秦秦

徐廣曰一作尋成

與蘇秦之居

史記七十

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音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尺

一之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

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各來告急於秦。秦

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

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

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阜鞏縣有尋口。

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

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

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

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

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

微光桂坊天子
與蘇秦之居
遠矣

先書修卷八

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

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音貫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

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行兵權反以善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

儀秦雖曰善人，然而秦惟私通，此其所以為秦也。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

儀秦雖曰善人，然而秦惟私通，此其所以為秦也。

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綬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

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

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
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
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
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
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
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
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旣明
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
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
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
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
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申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

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
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
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
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
已是以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
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
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
而距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
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
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
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

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

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

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

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

徐廣曰或音戰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

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開一作開大王悉起

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

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

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

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

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

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

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

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

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

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

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

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

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

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

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

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踔踔上徒下俱跳躍也又科頭謂不著兜貫頤奮戟

者至不可勝計言執戟奮怒而人陳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

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

蘇秦說一諸侯惟不久也其志則佳歟之張儀說秦秦之

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
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
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
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
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
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
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
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干僞切秦秦之
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
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
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

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
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
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
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
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
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
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
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
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
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綿善切
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
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

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
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
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
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
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
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
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
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會戰以正殷紂之
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
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
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
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二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
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
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
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
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
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
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
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
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
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
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

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

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笄婦人之首飾代王之亡天下莫

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

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

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

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

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

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

雖大男子裁首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

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

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

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

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

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

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

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

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

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

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

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

此惟漢及後身
計百

此惟漢及後身
計百

起請皆以其
計百

此惟漢及後身
計百

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尊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

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主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

稅 宋本作脫

十二頁上七行

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王曰臣於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

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

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尊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

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主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於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

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

中謝之士 宋本多之士二字

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

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士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士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

六國之時任其

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里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

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

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

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秦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

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

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

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

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

杆

宋本作杆

徐廣曰一孤切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

十二卷上十一外 六國之時任其 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

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

六國之時
漢世其校以

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里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

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

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

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秦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

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

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

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徐廣曰一孤切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

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

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史記七十終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

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

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

遺之廣車

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周禮

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

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

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

西川生鳳鳴氏書

西川生鳳鳴氏書

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

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音魯

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

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

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

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

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

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

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

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

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馬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

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

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

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

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

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

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

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

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

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

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

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

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

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

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

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

躬率其私徒以闕音鳥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

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

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

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

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

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

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

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

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

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

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

而以甘茂得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音已

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

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

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

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

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

可餘字名作斯使斯使字名作斯使燭光幸可餘子可分我餘

其復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

四史記七十

抵觸傾覆八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

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

躬率其私徒以闕音易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

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

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

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

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

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

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

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

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僻讐

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子韓武遂反

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

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得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首也

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作適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

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

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

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

年擊魏皮氏未救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

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

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可餘子可分我餘

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便使秦而當路矣茂之

史記卷七十一

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

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其

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

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

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

不往蘇代謂齊潛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

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

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

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

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徐廣曰一作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

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

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

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

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可章味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

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翊諸秦臣以王為鉅

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

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徐廣曰曰同壽而甘茂竟不得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

四可章味之難
甘茂竟不得入秦
宋在內句
獲命於彼
五云上九行
四外注

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

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

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

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

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

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

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

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

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徐廣曰一作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

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

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

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

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可章昧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

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想諸秦臣以王為鉅

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

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

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

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

夫臣之... 宗中之... 夫

於是甘羅見張

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

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強齊楚

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強齊誤脫一字

甘羅年少然

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

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強齊楚

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強齊誤脫一字

甘羅年少然

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

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器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

而逐武王

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

西川出鳳樓氏書

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

卯

上莫卯反下陌飽反

入北宅

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

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

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

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

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地故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焉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上也天幸為多矣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
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
萬之兵守之必成爾雅曰四尺謂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
思之復守之保之信之守之保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

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
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
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
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
何處而得何力而不成事也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
宋李多一曰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
歸之本司為而不成願君莫
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

得魏二邑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二縣穰
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二縣穰
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

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
曰秦兵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
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
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
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干鈞
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
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
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

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上也天幸爲多矣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
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
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
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
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
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
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
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
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
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
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

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二縣穰

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

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音丘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

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遣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

曰秦兵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

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

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

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干鈞

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

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

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

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
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
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
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
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以廣其陶邑於
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
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
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
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
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
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穰侯傳止書其立昭王舉白起兩事而以須賈蘇代該叙成篇至
富于王室威振秦國輜車千乘有餘皆所以譏之也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西川史圖
氏書圖南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徐廣曰音干河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處無復水也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

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

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

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

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

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徐廣曰北南陽河內修武是也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

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

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

韓必

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

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

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

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徐廣曰屬潁川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

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汝氏以按據上黨民四月

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

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

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

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

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

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

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

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

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

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

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

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

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

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

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

此三著全不見平原賢也所以本傳中深

史記卷七十三
趙世家
趙前
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

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

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

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

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

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

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徐廣曰言無也幾

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

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

縣有垣雍城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

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

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

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

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

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

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

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

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

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遂稱病篤應

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武安君病未

起死此致法

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

徐廣曰平
皇有邢丘

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

徐廣曰上言無也

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

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

縣有垣
雍城

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

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齧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

徐廣曰屬安定

武安君病未

起死此設法

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

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

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劔自裁武安君引劔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

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

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

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

人皆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奉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

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

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

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為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

患諸侯之棟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

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

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

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

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

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

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

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

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

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作新其

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

補但 字長作祖 三天下才 小反 可謂 字長作祖

降許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患禍大於劇戰也

少年 字長作祖 四頁上六

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

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鄢

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

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
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
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劔自裁武安君引劔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
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
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
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奉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焉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平其所
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但患諸侯之林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
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所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
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
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預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
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
降殺之為患禍大於劇戰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

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

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

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

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

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

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

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

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

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鄢

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

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王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

此言王翦自請上

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

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

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

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作苗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

是一隊全具

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

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

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

乎對曰方投石超徐廣曰一作拔距漢書云廿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

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

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鄆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

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

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

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

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

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

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

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

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

秦之切目天下

及一五引

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王聞之大怒自馳
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
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
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
兵六十萬人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
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
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
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苗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
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粗音鹿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
我徐廣曰專亦作搏又作刺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
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

是一錄全月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
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
乎對曰方投石超徐廣曰一作枚距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枚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距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
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鄢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
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
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
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
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
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
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
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

秦之功臣天下

史記卷六十五

五

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

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

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坳身

徐廣曰坳音沒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史記七十二終



